

灶雞仔

陳正雄

(桃紅字：表聲音內容)

「灶雞仔」是我讀國民小學的同窗的兼好友，雖然畢業了後，因為種種的原因，阮就真少見面矣，毋過嘛是定定會聽著伊的消息，想起伊的代誌。

「灶雞仔」當然毋是伊的本名，其實伊老爸有共伊號一个誠體面的名，叫做「李興華」。Tui 遮，會當看出當初伊老爸對伊應該有真大的寄望，雖然後來是予人失望矣。到底哪會號做「灶雞仔」？是啥人代先叫的？我嘛毋知也，可能佢伊的外表有關係。伊生做細漢細漢、瘦巴瘦巴，面肉黃酸黃酸，頭毛又閣紅芽紅芽，看來就是一副營養不良的模樣。毋過，每工元氣十足、精神百倍，行路總是沿路走沿路跳，親像草蜢仔全款；特別是，伊有夠愛歎 kho si 仔，毋管去到佢位，做啥代誌，差不多攏會聽著伊的 kho si 仔聲，不只 gâu 歎、又閣好聽。無看過，實在真歹去想像彼个細細的嘴哪會當變出遐爾濟的音樂出來，彼款聲音，就算已經過了三、四十冬矣，到今，我猶是無法度放袂記。無定著，「灶雞仔」的外號就是因為按呢來的。

佇一般人看來，尤其是學校老師佢同學的心目中，「灶雞仔」應該是一个標準的「歹學生」。伊差不多逐工遲到、上課定定啄龜、三不五時偷逃學、作業永遠毋捌交、成績一定上尾名；猶有，無鉸指甲、無帶手巾仔衛生紙、無洗身軀無換衫褲……。會使講所有「歹學生」的條件，伊攏齊備。所以差不多嘛無啥人欲佢伊做伙，老師看袂起伊，同學嘛排斥伊，干焦我佢伊有緣。我認爲伊袂去騙人、袂去偷人，毋捌去傷害人，就算 bái 嘛 bái 伊家己。尤其是有一擺，班上的惡霸，大箍仔「棺材邦」搶我的物件，伊無顧家己的生死，拼命佢伊相拍，此後，無人敢欺負我。所以，阮逐工鬥陣，我分伊衛生紙、教伊寫作業，我知也伊的心事，我嘛聽過有人佇勾川叫伊「外省豬仔」。就因為按呢，我更加毋甘伊。

無毋著，伊是「外省囡仔」，講閣較正確的應該是「芋仔番薯」。伊老爸是陸軍士官長退休的外省老芋仔，伊老母聽講是對山內的番仔寮出外流浪的「毋捌的」。李士官長對海軍退伍了後，毋知啥款的原因，一路來到阮查畝營草地所在的這個小庄頭 tuà 落來，又閣毋知啥款的原因，去「娶」著彼个啥物攏毋知，連名嘛毋知的「毋捌的」，兩人竟然鬥陣幾十冬，閣生兩個囡仔——「灶雞仔」佢伊的小妹。佇阮這個庄頭，mài 講是幾十冬前彼个 pì-sù 的年代，就算是現此時，猶罕得有外省人搬到遮。In 彼口灶特別的組合，理所當然嘛變做阮庄仔內的名人，會當講佢彼个大好譽人劉仔舍齊名，只是一个佇天、一个佇地爾爾。

李士官長人生做矮矮肥肥仔，福相福相，誠好笑神，佇菜市仔的巷仔尾開一間店，早起時賣豆奶、饅頭、包仔佢燒餅，中晝歇暈，暗頭仔又閣開始賣外省仔麵，實在有夠拍拚。毋管透早抑是暗時；寒天抑是熱人，逐工攏穿一領草綠色的內袂仔，正手刺「反共抗俄」，倒手刻「殺朱拔毛」，褪腹的時，閣會當看著胸坎

猶畫一面國旗。看伊一個人舞甲滿身重汗，雖然無閒，毋捌看過伊發過性地，不時攏是笑頭笑面。聽講，生理做煞，轉去了後，閣愛包辦厝內大大細細的空課。莫怪阮阿母不時咧阿啗：「外省仔佗一點毋好？遐爾好性，遐爾骨力。哪像恁老爸，除了做工種田，一世人毋捌共我鬥洗過一雙碗箸、一領衫褲。」佇彼个物資無豐富普遍猶散赤的 70 年代，一般家庭三頓若有白米飯通食，已經就誠滿足矣，久久仔會當換一下仔無全款的口味，實在袂 bái，尤其是外省人的物件，毋定希罕、更加好食。劉士官長不但做人好，煎的燒餅、煮的麵更加讚，憑良心講，大漢以後，南北二路四界行踏，毋敢講食遍天下美食，至少嘛試過袂少的外省料理，食來食去，經過這濟冬，猶是感覺伊的上好食。所以認真講起來，士官長是一个庄內公認的好人，干焦有一項代誌例外，就是淋酒。當然伊毋是像阮厝邊彼隻「醉龍」逐工咧淋，淋甲天天醉、醉天天，醉甲變「死蛇」。大部分是年節仔，抑是其它外人毋知的原因，伊才會淋酒。上驚人的就是酒淋了後，規个人完全變相，親像電視連續劇內底去淋著符仔水現出原形的妖魔鬼怪全款，操幹譙、摔物件、起跤動手、烏白拍人。毋是大聲喝欲「消滅萬惡共匪、解救大陸同胞」「蔣總統萬歲、中華民國萬歲」，就是用伊袂輸狗聲乞食喉的外省仔腔，唱一大堆聽攏無的軍歌。每一擺，若是看著「灶雞仔」規身軀烏青激血、頭破目腫，就知也，士官長昨暝又閣起酒 siáu 矣，又閣共 in 兄妹仔當做「萬惡的共匪」咧「殺朱拔毛」矣。

「毋捌的」真正是無人捌伊，無人知也伊的名姓，無人知也伊的身世，嘛無人聽過伊講過任何的代誌，袂輸是無張持對天頂跋落來，抑是唯土底 piak 出來的全款，連彼箍無論啥物死人骨頭攏有法度挖出來的「管區的」都攏毋知伊的底細，聽阮老爸講：伊生做烏粗又閣大穢，面路仔無親像咱平地人，應該是佇鄉的北片山內番仔寮的人。橫直毋知是何時的有一工，伊雄雄出現佇阮庄內的街路行來行去，規个人畫烏漆白，規身軀 thài-ko-nuā-lô，腹肚枵四界 khioh 物件食、人若 thiám 沁采揣所在暈，問伊話無欲應人嘛無欲 tshap 人，毋過，因為嘛袂烏白去亂使來，所以一般正經的大人知也伊的情形，除了同情伊，三不五時分一寡物件、衫褲予伊，嘛慢慢仔慣勢伊的存在，袂去揣伊麻煩。顛倒是某一、二个狡怪囡仔，有時會條工佇伊的勾川後叫伊「毋捌的」、「番仔」抑是「siáu 的」，甚至共伊 khian 石頭，這時，伊會雄雄掠狂，大聲詈人：「恁這夭壽死囡仔、膨肚短命，死沒人哭的路旁屍、蓋畚箕……。」大聲又閣滑溜，一點仔攏無跳針。這個時陣，莫講是彼幾個白目的猴死囡仔，就算是雞仔鳥仔嘛攏走甲無半隻矣。除了一擺例外，也就是阮升去五年級的時陣，換一个外地來的新的少年查某老師，看「灶雞仔」誠袂順眼，不時咧揣伊的麻煩。有一工又閣佇課堂裡咧罵伊飯桶、貧憚、無衛生、無人教示……，罵猶未煞，雄雄一穢烏仙粗勇的人影衝入來，一手扭頭髮、一手搨嘴 phe，兩下手就共美麗幼秀的老師摔佇土跤兜，嘴裡又閣大聲詈、大聲嚷，老師哀爸叫毋喝救命，同學驚甲四界 bih 無路。此後，規學校，毋管學生抑是老師，無人敢當面講「灶雞仔」的歹話。

毋知佇啥款的情形之下，有一工雄雄有人發現「毋捌的」誠久無佇街頭巷尾

出現矣，後來閣有人看著伊竟然 kuāⁿ — khian 腹肚佇士官長的厝裡出入，閣毋外久，就有人不時聽著紅嬰仔，也就是後來的「灶雞仔」咧叫矣。佇阮這個庄內，平常時就算是某某人 in 兜的豬母生幾隻豬仔囵，抑是某某人飼的雞仔鴨仔去予野狗咬死幾隻，攏嘛連鞭傳遍厝邊隔壁，何況這種轟動武林的大代誌，聽講一下仔就庄頭庄尾矣。眾人議論紛紛，十嘴九勾川，有的人鄙相講：這隻外省豬仔真正恬恬食三碗公，遐爾好嘴斗，連這伊也哺會落去；有的人摳洗講：這箍老芋仔這聲 bauh 著矣，khioh 一个某閣趁一个囵；嘛有的人雄雄才想著講：原來「毋捌的」竟然猶會曉生囵。毋過，聽阮阿母講：大多數的人猶是替 in 歡喜的，兩個人總算有人通做伴，伊閣買一付腰子去共做月內。毋過，過無外久，「毋捌的」又閣透早無閒到暗佇外口四界咧出巡矣，士官長嘛照常嘴仔笑微微透早到暗無閒咧開店做生理，「灶雞仔」到底是按怎大漢的，無人注意，嘛無人知也。

國小一畢業，無任何參詳的機會，阮老爸就堅持共我送去讀私立中學。一世人做工、種田的伊，當然無希望伊的後生恰伊全款，永遠過著「日來曝，雨來趁無食」彼種看天食飯的艱苦生活，就親像伊定定咧講的：「工字永遠袂出頭，田字跛手伸無路，猶是讀冊才是頭路、才有前途。」伊的心情，就算是小小年歲的我，嘛會當完全了解。所以，嘛無任何的意見，我勇敢面對現實的挑戰，踏入去鄉裡彼間以損囵仔恰升學率同齊出名的私立中學，開始過著烏天暗地、無暝無日的生活。一開始，「灶雞仔」猶會來相揣，幾擺以後，看著我的模樣，伊嘛知也，阮少年時代快樂的日子，已經結束矣。

「灶雞仔」恰大多數的同學全款，去國中報到，毋過無外久，就聽講伊休學矣，我知也，這也是伊痛苦的學生生活的終點。後來我去台南讀高中、去台北讀大學、去高雄做兵、倒轉來台南教冊，阮的距離愈來愈遠，見面的機會嘛愈來愈少，佇彼个無閒的空縫，干焦會當離離落落聽著伊一寡消息：去工廠做烏手的、恰人相拍、參加幫派、佇繳間做保鏢、恰人相削、入監、出監、做兵、逃兵、入監、出監、恰人銃戰、入監、出監…。雖然伊加入烏道，毋過毋捌聽伊去偷 thèh 過庄內任何的物件，抑是傷害過鄉裡任何一个人。這段時間，我一直無機會恰伊好好鬥陣、開講，只有過年過節，倒轉來故鄉，有時陣佇廟裡神明生日抑是做醮，拄好看著伊有時客串八家將，有時擔任王爺的童乩。伊做童乩，恰一般人搵一下仔豆油、變兩下仔猴弄應付應付是無全款的，毋管是鯊魚劍抑是月眉斧；無論是操刺球抑是攢銅針，完全照起工，按步來，絕對無偷工減料，每一擺攏是 phut 甲面肉碎糊糊、操到血珠潺潺滴，毋捌看著伊 nih 過一日、聽過伊哀過一聲。講著遮，阮庄裡的頭家仔序大攏嘛大頭拇翹懸懸，啊啞甲會 tak 舌：「嘿幹！咱遊王爺的童乩真正是有膽量、好 kioh-siàu，一點仔攏無漏氣，莫怪神威遐爾靈聖、香火遐爾興旺」。伊扮將爺更加是無人綴伊會著，袂輸天生自然的模樣，規身刺青做一支「單盤龍柱」，身軀是柱身，頂面盤一隻青龍吐珠，一爪翻天、一爪覆地，看起來威風凜凜、氣勢騰騰；頭戴烏帽，面畫七彩，跋踏三進三退七星八卦步、手 thèh 勾魂攝魄鎖鏈鏢鏢枷，真正是威風凜凜、殺氣騰騰；妖魔看著會心驚、鬼怪遇著會膽寒。老實講，恰伊熟似遐爾久，我毋捌看過伊這款的威風，予

人分袂清到底是伊扮將爺，將爺扮伊；抑是根本伊就是將爺，將爺就是伊。彼暝，規个廟埕親像伊一人的舞台，伊是唯一的明星。

做兵退伍前一个月，佇車頭等車欲到轉去部隊，雄雄有人 tui 背後大聲喝一聲：「老師！」斡頭一看，竟然是伊。知也我咧等車，伊堅持欲載我，一路上，大部分的時間攏無話講，干焦薰一支 pok 過一支，我相信兩人攏有真濟話想欲共對方講，只是，毋知欲按怎講起。到營區門口，落車進前，伊才開嘴：「我足欣羨你的，足想欲給你全款，毋過，已經無機會矣，你愛好好保重。」講煞伊就走矣，這一點外鐘的時間，是阮這幾冬來做伙上久的一擺，彼時，我猶毋知，這嘛是阮最後一擺的見面。差不多一冬後，佇一場角頭對角頭的車拚當中，伊中銃身亡，聽講屍體運轉來彼工，規庄頭攏頭一擺聽著「毋捌的」悽慘的哭聲，規暝規日。

今年清明，倒轉去庄跤培墓，社會改變，以前的墓仔埔已經改做納骨塔，故鄉的先人嘛綴著時代的跛步，對原來的透天厝搬去住公寓大樓，一人一間，毋驚透風落雨曝日頭，逐工閣有人燒香點火誦佛經，加誠四適。因為毋免掘草培土，省去袂少時間，連鞭就祭拜好勢，閒閒無代誌，一時好奇，想欲四界行行看看咧，順煞拜訪一寡仔誠久無看著，已經過身去的序大前輩。無張持，佇一个轉斡的壁角，我看著一个熟似的名字恰相片，雄雄目珠前起茫霧，回魂斟酌看，無毋著，真正是伊，想袂到竟然會佇遮相遇。隔一面冰冷無聲的窗門，恬恬倚佇伊的面頭前，我一直想辦法倒轉去，回想轉去三、四十冬前，咱猶佇國校仔的情形，彼个黃酸細漢，無人疼惜、予人看輕，卻是有情有義的好友；彼个無愛寫字、袂曉讀冊，卻是 gâu 歎 khoo si 仔的同窗。伊的一生就親像彼隻宓佇灶跤壁角、柴堆裡，無人注意，拼命咧啼叫的「灶雞仔」，孤單又閣短暫。